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換嫁衣 第二回 杏村店張拳毆秀才 花柳房敗奸遭刑法

題辭：

雨意似波流，雲情似泛鷗。恨孤燈、搖動心浮。衾冷夜長消不去，心既逝，意難留。枕畔似仙儂，宮爐如熱油。舊風流、都是新愁。方知淫欲是冤仇，洗不盡，許多羞。

右調《唐多令》

且說雲上升在睡中，覺得扯被窩甚急，掙醒來，喊叫兩聲：「有賊，有賊」。柳氏慌忙褲也不穿，跑出店外。花笑人也道：「有賊！」忙走起來趕去，原來是舊相知，把她下身一摸了，都是精赤的。花笑人輕輕說道：「為何如此孩氣？幾乎做出事來。我去安穩了他們，少刻再來與你風騷。」

那雲管家在夢中聽見主人喊叫，爬起來，碰頭撞腦，摸得到主人房前，已是半日。問主人道：「賊在哪裡？」雲上升道：「去多時了，快點燈來。」

花笑人自外走進，吹起燈來，到房中去照。雲上升起來，檢點行李，一件也不失，見椅子上反多了兩件裙褲。花笑人看見柳氏裙褲掛在椅上，假意道：「這兩條裙褲是我們的，尚且在此，清平世界，有恁盜賊在此？大驚小怪！」煩惱了一番，拿了裙褲出房。管家也仍去臥著。雲上升想道：「方才分明有一個人扯我衣被，我叫起來，聽他走了出去，難道是鬼不成？倒受一番惡氣。只得又睡了。」

花笑人即滅了燈，拿了裙褲，將店門活扣，竟到楊三家來。推門而入，把門上門了，到柳氏房中，笑道：「好個騷婦人，褲都脫了，竟要與他勾搭，幾乎白白弄了事，沒處算賬。」柳氏笑道：「我只道你在內，原來又做了客房。」花笑人道：「今日客人多，因那遭瘟的來得遲，沒有房子，故此我權讓與他。以後不可造次。」二人即上牀做事。柳氏道：「我被這客人驚壞了。」笑人道：「不要忙，我明日少不得與他尋事，罵他一場。」弄到五鼓方歇。

笑人回店，即點起燈來，叫工人起來做飯，以便客人趕路。漸漸天明，眾客次第都出了門。雲上升也起來，梳洗用飯，收拾行李完事，到店前稱銀八分過去。花笑人即高聲道：「差了，主僕二人該銀二錢，沒有八分的！」口中說，手中即將銀潑去。

雲上升便添上四分，是一錢二分。笑人睜起一雙怒眼道：「此一間房是我自家睡的，讓與你睡，還不知好，反大驚小怪，擾動我們。二錢是一釐也不少的。」雲上升道：「我來投店，哪管是你的房、別的房子，昨夜分明有人扯我衣被，我叫起來，聽他走去了。你來與我做對，是何主意？」雲管家接口道：「我們相公是科舉應試的，你敢欺侮麼？」花笑人輕口薄舌道：「看這個嘴臉，料然舉人輪不著你們。你們便有造化做了官，也管不得本處百姓。」

雲上升不覺發怒，便一掌擦去，打一個空。花笑人便趕出櫃外，摩拳擦掌，與雲上升廝打。烏心誠忙忙隔住了，說道：「相公是應試，要趕場期的，幾分銀子是小事。況且這一間房，往常客人多了，他讓出來，也要二分頭。他是粗人，言語激撞了，拿銀包來，我替相公稱罷。」外面又有幾個鄰人進店勸解。

雲上升只得在櫃上攤開銀包，烏心誠進櫃內，拿了籌兒，將手去包中撮了一塊，約有二分餘，假意一稱，道：「是了。」將銀放過，即出櫃來，搓挪雲上升出了門。向來花笑人與烏心誠，一個做惡，一個做好，見忠厚客人，明明要多詐兩分，不知詐過了多少客人。正是：

離家便曉前途苦，舉目無親客路難。

雲上升只得忍氣出門。管家道：「相公方才稟了官司，究治他一番，也說不得做了官管不得本處百姓。」雲上升道：「這也容易。只因場期迫了，功名事大，那為這小人口舌，在此耽擱亂心。只有一件不明的事，我疑他恨他。」管家道：「相公是恁的事？」

雲上升道：「我早晨起牀，見枕頭的邊有一朵女人的翠花，牀下又翻出一雙女人的睡鞋，因此想起昨夜的裙褲又是女人的。況且我睡之時，椅上並沒有裙褲的，卻從何來？早晨，工人拿臉水進房，我問他主人內眷，他說：『在鄉間。』又問他昨夜客人可有娼妓接來在此玩花弄月？他說：『是店主自睡的臥房。』我想來昨夜扯我衣被的，分明是他平日偷淫婦人，道我叫破，故來尋仇。我實恨他！」此後一心行路。

兩日之期，已到南京省城。尋一所靜寓，候至場期，進過三場。揭曉之期，雲程竟中了舉人。原來，句容縣縣主是他本房座師。

雲上升在省城忙了半月，回家時，路守句容，即去拜謁座師，慰勸敘話，不必說了，又款留道：「賢契且緩歸期，屈留在敝治數日，自有別贈。」即差皂快尋一所雅房，送雲上升寓下。

次日午後，戲宴相待。酒至一半，戲暫停止，雲上升乘暇，將前鄉試時投寓花笑人客店，說他如何詐銀，如何毆辱。又把夜間有婦人進房，與拾花朵、睡鞋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縣主道：「此人向來分明有窩奸之事了。只是無證無憑，難好罪他。小弟明日拿他來，只罪他的詐銀毆辱，姦情不究，也便罷了。」戲完別散。

次日，早堂開門，雲上升入門謝宴，後堂相見坐話。忽聞儀門外有人喊叫屈，似有廝打之聲。此人向在縣前值更，衙門人頗熟，故叫不來攔阻，後堂但聞喊聲迫近。縣主道：「這等可惡！賢契少坐，待我坐堂問他。」

縣主步出堂來，問道：「是何人喧嚷？拿過來。」只見兩人跪下。一人稟道：「小的是楊三，向充老爺台下更夫。今晨更完回家，但見門不上門，小的走到房內，燈還未滅，親見這奸惡花笑人，從小的妻子牀上爬起來。小的擋住扭他，他打小的一拳，逃出了門。小的隨即跟他到店，喊叫地方四鄰。反倒恃強，把小的亂打，反說小的誣奸賴良。冤屈無伸，求青天爺爺鑒察伸冤。」

花笑人道：「小的是開飯店生理的。楊三常常到店，賒飯吃了，不有還銀。今日計他飯錢，反將妻子妝奸圖賴。叩求爺爺追銀究治。」楊三道：「討飯錢？何不日間來討，偏在黑夜來討？小的是五更時叫破地方的。」

縣主問道：「你的住居與花笑人店房，隔有多少門路？」楊三道：「只隔得三家。」縣主道：「是了。」即撒火籤一枝，速拿楊三妻子柳氏赴審。隨即退入後堂，對雲上升道：「賢契向來拾的花朵、睡鞋，即是也。」雲上升道：「門生在此聽見，已稔知花笑人之奸惡矣。」

說話之間，柳氏拿到。縣主叫帶進後堂跪下，問道：「你這淫婦，為何前八月初一夜深之候，到花笑人臥房，做上門行奸？花笑人現已招出，你從直說來，免受刑法。」叫皂隸備子伺候。

柳氏聽說，句句刺著了心，又聽說備子，驚得心慌，不敢隱匿，便招出：「八月初一之事實是有的。小婦人進得房時，被一位客人喊叫：『有賊！』慌慌走出回家。實是不曾行奸。」縣主笑了，道：「那日不曾行奸，向來與他行奸不消說了，昨夜與他行奸更不消說了。」即指雲上升道：「那時喊叫的客人，即此雲相公便是。你還有睡鞋、花朵落在他手中。」說完，坐出堂來。

花笑人與楊三、柳氏一齊跪下。縣主道：「花笑人，你這奴才，前八月初一日，雲相公投宿你店，此時楊三妻子進房，思量與你行奸，不料被雲相公喊叫驚回。你次早反多方勒詐他，又多方毆辱他。你昨夜又與楊三妻子行奸。你奸了他的妻子，反又打他，又把飯金誣賴他，天地間有你這樣惡人！」撒簽一把，叫：「打。」花笑人嘿嘿無辭，甘受了二十板，枷號一個月示眾。隨即又條柳氏二十板，逐出縣門。

退入後堂，雲上升立起拱手道：「老師聽訟折獄，可謂精明允當，不用嚴刑酷楚，而民情皆得。甘棠之頌，且嘖嘖也。」縣主

道：「小弟本欲為賢契洗髮毆辱之恨，不料他又行奸，自來投網，乃天心厭惡之所致也。小弟何功之有？」送別，閉門。

可憐那花笑人，帶了枷，眼淚雙垂。兩人抬了枷，還一步一步兒，行走不上，就是那三寸金蓮的小腳兒，也沒有這樣嫵娜。前日楚霸王的英雄，如今變了一個夜宴的美人了。有一首《長相思》辭兒為證：

念君家，想君家，特請風流婿吃茶。辣面料多嘉。插紅花，帶紅花，象板高敲唱曉衙。獨卓實堪誇。

且說花雋人見二哥打關，跟隨到縣前探聽。只見二哥打了，又枷出來，忙忙出城，跑到家中，報知二嫂。秦氏跌腳道：「咳！妻兒男女在家，一向不來瞅睬，竟做出這樣王八事來！怎好？怎好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收拾了一個禮包，將三年苦積的針黹銀子，帶在身邊。文姿得知，出來送秦氏道：「我該陪姐姐同去的，只因家下無人，不好離身。嬌嬌去可小心伏侍調理，休得要激聒煩惱。」

秦氏到得店中，天色已曉，見有許多衙門人在店鬧吵，要分例銀。秦氏只得用了若干。次早起來，安排些酒飯，親自送到縣前，夫妻各相垂淚。花笑人道：「屁股打爛，疼痛難熬，坐又坐不得，立又立不得，困又暈不倒。只一夜之間，幾乎送死。雲舉人是太爺的門生，聽太爺口角，要送情與他。你可央人去說，送他五十兩，求他急急放我。再是幾日，決然沒命了。」

秦氏回店，適值父親秦和晉來看望女婿。秦氏即與和晉計較，取銀五十兩，付與和晉，同烏心誠到雲上升寓中見了，奉上下禮，哀求恕罪。雲上升道：「我便有造化做了官，也管不得本處百姓。如今要我管，一百兩是一分不少的。」烏心誠道：「飯店人家，實是沒有，還求相公開恩。」雲上升道：「我當初鄉試之時，些須盤費，是多方借當來的，何故花笑人不肯開恩？」

秦和晉同烏心誠只得告別了，拿了原銀，到枷前計較。花笑人道：「只因我當初托大，輕欺了他，如今來翻巢了！我實熬煉不過，銀是我掙的，依舊是我用去，我也無悔。」

二人轉身到店，與秦氏說了，只得又添上三十兩，再去哀求。雲上升方才心肯。可憐那花笑人，熬過三個晝夜，就似三年也沒有這樣難度。雲上升次日發書，寫道：

花笑人姦情一案，蒙師台治以夏楚，枷警過衙，在笑人已知洗胃刮腸，改弦易輒矣。乞師台弘開日月之天，魍魎不敢再現。臨楮不勝翹企。

縣主看守，知雲門生有物到手，即叫皂隸取進花笑人，吩咐道：「你這惡人，本要枷完了，還要罰你修城。如今云相公在此求饒，放你去罷！以後須改過自新。」花笑人叩頭，扶出到店中。只得耐心將息了月餘，杖瘡方好。仍復開店。

秦氏放心不下，就在店中居住，夫妻不時埋怨激聒。又兼楊三因柳氏杖了二十，時常臨門叫罵，不成一店。主顧漸少，將花玉人一百兩安家錢都用盡了。只得退還店房，仍回鄉間居住。

此後，依舊與烏心誠撮空打哄，又惹出事來，幾乎喪死。且看下文分解。